

# 基于叙述视角的小说主题解读方法

——以部编语文七上第五单元《猫》为例

南洋模范初级中学 蒋卓颖

## 【摘要】

对部编语文七上第五单元《猫》一文的解读，许多老师忽略了辨析文章的文体，从而忽视了对小说叙述视角的思考探究。《猫》以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叙述整个故事，“我”既是故事的叙述者也是故事的参与者，既是前两只猫悲惨命运的见证者，又是第三只猫悲惨命运的缔造者。结合作者写作背景及意图，可知《猫》作为小说集的首篇，以猫的悲剧拉开人的悲剧的序幕。

【关键词】部编语文教材 叙述视角 郑振铎 小说主题解读

## 引言

小说这一独特的文学形式，是作者通过展现人物的行为、情感来塑造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在逐步揭示人物命运的同时，揭露社会问题，引发读者思考与反思。阅读时关注小说叙述视角的选取，能够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带动学生深入解读文本的思想主题。本文旨在探讨如何基于小说叙述视角解读主题思想，以部编语文七上第五单元《猫》为例，为读者提供另一种教学思路，以区别于一般的以“梳理情节——辨析三只猫的特点——分析“我”的情感变化”为主要教学思路的教学模式。

## 一. 文体辨析

备课过程中我发现教师们对于郑振铎《猫》这篇文章的文体存在一定困惑，由于其语言具有散文化的特点，许多教师将本文归于“散文”文体进行教学。在查阅整理有关《猫》的文本解读、教学设计等相关资料时，也发现目前学界将此文定性为散文的居多。对于这篇文章到底是散文还是小说这一文体归属问题，学界人士的讨论也纷繁复杂，各有说法。

在 2013 年人教版教材的课前提示中写道：“猫，因为它的活泼乖巧而被许多人喜爱……作者的家里就曾养过三次猫，这三次养猫的经历给他带来了不尽相同的感受，有快乐，有辛酸，有愤恨，甚至还有不尽的懊悔……”从中我们可以读出，该版教材编写时，将此文视作散文来进行选编，将文中的“我”等同于作者本人。在 2013 人教版配套教师教学指导用书中，编者直接认定本文的文体为散文。“本单元选编了五篇描写人类的生存伙伴——动物的文章，它们是郑振铎

的散文《猫》……”。但是在 2019 版部编教材教师教学指导用书中，编者就将文体修正为“小说”。这使得我对教授这篇课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猫》一文最初发表于 1925 年 11 月的《文学周刊》上，之后收集在郑振铎早期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中，在这本书的作者自序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这样的表述：“我写这些故事，当然未免有几分眷恋。然而我可以說，他們并不是我自己的回忆录，其中或未免有几分是旧事，却决不是旧事的紀实。其中人物更不能說是真实的。或者有人看来觉得有些象真实者，那是因为这种型式的人，到处都可遇到，所以他們便以为写的象他或象她。其实全是那末一回事。”<sup>[1]</sup>由此可见，《猫》中所描写的情境并非作者真实的生活经历，而是与真实生活有所重叠、交叉但经过艺术加工和典型形象塑造后的小说作品。在郑振铎先生的儿子郑尔康所写的《石榴又红了一回忆我的父亲郑振铎》一文中，他是这样回忆这篇文章的创作背景的：“我家的猫，也有遇到灾难的时候。一次，一只可爱的小猫突然失踪了，几天后，在邻家屋顶上发现了它的尸体，显然是被人打死后，抛上屋顶的，身上带着多处伤口。姑妈们为此哭了好几天。后来还在花园里为这小猫修了一个小坟，立了个小木片作为“墓碑’，上书“小黄之墓’。又有一次，邻居的一位先生喝醉了酒，而我家的一只小花猫却不知趣地去和他亲昵，“咪咪”地缠着他，他正心烦，一怒之下，拎起它便从三楼窗口扔了下去。虽然没摔死，但跌断了一条腿，从此成了一只跛脚猫。……自从上述那两件猫的事件’发生不久以后，父亲便写了他的《家庭的故事》的第一篇《猫》。”<sup>[2]</sup>综上所述，我们能够清晰地判定，《猫》这篇文章的文体属于小说。

## 二. 叙述视角分析

### 1. 小说中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作用

第一人称叙述视角通常是通过“我”的视角来叙述故事，这种视角具有很强的代入感，使读者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故事中的情节和人物形象。同时，由于叙述者是故事亲历者，因此第一人称叙述视角还具有很高的可信度，能够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但是这种带有主观色彩的叙述，也会受到个人情感、立场等因素的影响。

第一人称叙述的优点：能够增强真实感和主观色彩、便于表达情感、拉近读者与作品的距离。

第一人称叙述的局限性：只能从“我”的角度呈现事件，可能会造成信息的缺失和误导。适合内心独白和感情渲染，对于科学性和专业性较强的内容则不太适用。不能用于描写场景细节或者勾画人物形象特征等等。此外由于个人立场和观念的存在也可能会导致叙述的不全面和不客观性。

总之第一人称叙述视角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在当代文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具有真实亲切和主观色彩等优点，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未来的文学发展中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将会继续发挥其独特的优势为文学作品注入新的活力丰富读者的阅读体验。

### 2. 《猫》一文中叙述视角的解读

小说叙述视角的选取决定了这篇小说是以怎样的方式，怎样的角度推进情节，选取一个最适合推进情节发展，揭示文章主题思想的叙述视角对于小说创作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猫》一文是以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展开的，“我”既是故事的叙述者也是故事的参与者，作者用这样的叙述方式赋予了作品独特的魅力和意义。全文围绕“我”三次养猫的不同经历进行叙述。小说的一开始由现在的“我”作为叙述者，叙述过去发生的事件，最后结尾又回到现在的“我”，可见三次养猫的经历，尤其是第三只猫给“我”带来的情感冲击与人性拷问令我印象深刻，对现在的“我”而言是具有极大影响的。

在叙述的过程中，“我”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推动着故事的发展，这种近乎于散文的叙事风格让文本以一种极近真实的口吻为读者快速地构筑起了一个真实的情境，带动读者清晰明了地了解整个故事。

文中的“我”在三次亡失猫之后所显现出的内心情感都有所不同，对于第一只猫亡失后的酸辛，第二只猫亡失后的怅然与愤恨，以及第三只猫亡失后的愧疚与悔恨都通过“我”的叙述视角清晰且真实地展现出来。读者通过直观地感受能更深入地了解人物的情感变化和内心世界，对于理解文本背后的深层意义和作者的写作意图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三. 主题思想解读方法分析

#### 1. 关注叙述者的身份

在小说创作中，叙述者的身份直接影响了其参与故事的程度，不同的身份立场，决定了小说展开的角度与深度。哪些事需要提及，哪些不需要，哪些线索的铺设可以引导读者利用想象与联想串联起整个故事，这些问题都与叙述者的选取相关。更重要的是，读者往往能够借助叙述者的眼光来审视问题，观察世界，从而更清晰，更深入地理解探究小说的主题思想。《猫》一文以“我”作为叙述者，“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都决定了读者对小说的理解。

“我”在文中是以一家之主的身份登场的，在这样一个中国旧式家庭中，我有绝对的话语权，决策权，是全家中地位最高的一个人物。对于家中是否养猫？是否再养猫？如何处置猫？“我”的行为与决定都有着绝对的自由度，没有人能够加以干涉或反驳。这就为作者创作“冤枉第三只猫，造成猫的命运悲剧”这一情节提供了空间。不仅如此，“我”因三妹爱猫，时常放课后逗弄猫玩，故而决定为三妹在家中养一只猫。从这一点上看，我们不难发现，“我”是一个温柔，和蔼，关爱小辈的家长，同时，我也是会关注他人的情感、喜好和感受的人。这种人物性格的设定为之后我对猫的悲剧产生自我反思奠定了基础。

除了在家庭中的身份地位，我们还可以从文中“有一天中午，我从编译所回来……”一句，探知“我”是一个有文化学识的知识分子，这一人物身份设定为后文“我”的反思、自省、勇于自我批评增加了可信度。

作为家中最高权力者的“我”，自然是不需要参与一切底层劳动的，故而在小说的构建中，作者只展现了“我”享受猫所带来的乐趣的场景，“我坐在藤椅上看着他们，可以微笑着消耗过一二小时的光阴，那时太阳光暖暖地照着，心上感着生命的新鲜与快乐。”由此可见，家中养猫，我只需要享受猫带来的快乐，而不用参与养猫的琐碎凡事，甚至在第一只猫忽然消瘦的时候，“我”也只是发出了“我们都很替它忧郁”的感叹。一个是家中绝对的权威，一个是家中绝对的弱势，两者身份地位乃至物种的差距，决定了“我”绝对无法以平等的视角和态度去对待一只弱小的动物。当第三只猫被“我”判定为“杀鸟”的“凶手”时，我可以肆意宣泄自己的情绪，任由自己用暴力发泄胸中怒气。而作者高明之处正

在于此，前期将人物的罪孽刻画地越深重，后期人物的反思就能够越深刻。

如果换做是以其他人作为叙述者，那又会如何呢？

三妹虽然爱猫，但毕竟年纪尚小，在家中也几乎没有决策权，她无法决定是否养猫，更无法决定在第一只猫病逝后是否再养第二只猫，这就可能导致情节无法顺利推进。再者，三妹毕竟年幼，对于世界的认知和自我的人性反思也是有限的，即便最后能有所感悟，也未必能够达到“我”的高度。况且从文中对三妹的细节描写可以探知，三妹对三只猫亡失的态度是逐渐走向“淡漠”和“麻木”的，三妹对猫的“喜爱”是否真切？是否经得起推敲？这些问题，值得另开一文进行讨论。

妻子虽已是成年人，在家中也是主人的地位，但对于中国旧式家庭而言，女子的地位与权力相较男子而言依旧存在一定差异，以妻子作为叙述者也无法达到以“我”作为叙述者的高度。

至于张妈或李妈，她们在家中的地位相对较低，作为底层劳动者的她们，需依附于主顾以求生活的稳定安宁，在这样的家庭等级中，她们是被侵害，被欺压的群体，她们目之所及的皆是生活中的琐碎杂事，全无享受生活的惬意与可能性，更不像“我”那样是一个知书达理，有学识见地的知识分子。若以张妈或李妈作为叙述者，非但无法在小说最后引起自我反省，更可能将故事引向“弱者间的情感共鸣”或“弱者命运的相似性”这一话题。

## 2. 关注叙述者的情感态度

### (1) 关注叙述者的情感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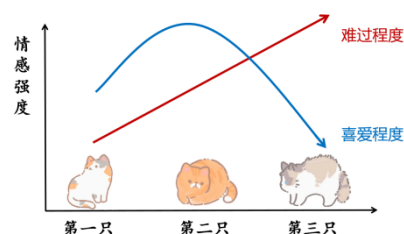
“我”作为三只猫的主人，对待它们的态度却是截然不同的。“我”较第一只猫而言，更喜欢第二只活泼可爱的小猫，但对于第三只猫，我从最开始就是不喜欢，不在意的，待芙蓉鸟被吃后，“我”的情感上升为憎恶，暴怒。

教师在教授此课时，可以从“我”的情感变化入手，分析比较“我”对于三只猫的喜爱程度与猫亡失后的难过程度，从中找准切入点，以“‘我’对于最不喜爱的第三只猫的亡失为何感到最难过？”这一问题作为抓手，引导学生逐步向文本深处挖掘。

实录一：

师：同学们从我们绘制的“我”对猫的“情感曲线图”中，你们发现了什么矛盾点吗？

(附图 1)



生：“我”最不喜欢的第三只猫，却在它的亡失后令“我”感到最难过。

师：很好，那你能分析出原因吗？

生：这是因为“我”冤枉了第三只猫。

.....

师：我仅凭自己的主观臆断就判定了猫的罪行，同学们觉得“我”如此妄断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请在文中圈划出来，我们来交流一下。

生：因为我们大家都不喜欢它。

师：你从哪里看出的？

生：第三只猫并不好看，又很瘦，也不活泼，好像是具着天生的忧郁性似的。

生：还有，它在我们家是若有若无的存在。

师：你说得很有道理，那既然是若有若无的存在，为何鸟死了我们全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它呢？

生：因为总所周知，好事都是喜欢的人干的，坏事都是讨厌的人干的。

（全班笑）

师：很有意思的总结，你能不能给我们展开说说？

生：如果今天是第二只小猫，我们家可能就不会冤枉它了，你看第二只小猫捉蝴蝶的时候，我们还觉得它特别活泼，特别可爱呢，但是这只猫，它的性格每天就是懒惰地伏着，它连老鼠都不会捉，那捉鸟的可能性或许就更低了。就是因为不喜欢它，所以觉得所有的错失都是它干的。

师：同学们，我们必须给这位同学鼓鼓掌，说得太好了！

（全班鼓掌）

师：从你刚才的分析中我明白了，从始至终“我”都是戴着有色眼镜在看待第三只猫。所以同学们，“我”如此妄断背后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生：是我的偏见！

.....

## （2）关注叙述者的内心独白

叙述者的内心独白往往可以直观地传递情感、揭示动机、交代背景、推动情节发展等。通过分析小说中叙述者的内心独白，读者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叙述者的思想、情感和动机，从而更容易产生共鸣和真实感。《猫》这篇小说的最后，作者将“我”的内心独白毫无保留地呈现在读者眼前：“我心里十分地难过，真的，我的良心受伤了，我没有判断明白，便妄下断语，冤枉了一只不能说话辩诉的动物。想到它的无抵抗的逃避，益使我感到我的暴怒、我的虐待，都是针，刺我良心的针！我很想补救我的过失，但它是不能说话的，我将怎样地对它表白我的误解呢？”“我”以一种全然地敞开心扉，捧出灵魂的态度，揭露内心最真实的情感，这份独白的背后承载的是怎样厚重的反思与自省啊！这样的叙述语言，仿佛将一个探头插入人物的内心深处，探照出人物内心最隐秘，最复杂，最阴暗的情感，这样的独白是其他叙述视角都无法达到的。

教师在教授《猫》一文时自然不可忽视这段自我剖白，那么要如何引导学生去关注这段独白呢？以下实录望能为各位教师提供一点教学思路。

实录二：

师：对于它的死，“我”有何反思？

生：“我心里十分地难过……我永无改正我的过失的机会了。”（齐读）

师：同学们从中读出了什么样的情感？

生：愧疚，愧疚于我没有判断明白就冤枉了不能说话辩诉的动物，“我”对于自己的这个行为感到十分自责。

师：很好，老师注意到你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冤枉了不能说话辩诉的动物”，如果是能够说话辩诉的人呢？我还会如此妄断吗？

生：不一定了，因为人会说出当时发生的情况，这样辩诉之后，可能我就会意识到自己错了。

师：正是因为我所面对的是一只不能说话辩诉的动物，所以我以一种居高临

下的强势态度去裁决它的罪行，傲慢地认为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还有别的想法吗？

生：我还读到了遗憾、悔恨。

师：你从哪里读到的？请展开说说。

生：31 和 33 小节中，我读到了“我”想要弥补，但是猫不会说话，我不能像他解释，而且猫的死让我也永无改正的机会。所以我认为，文中“我”所犯的这个错误是永远无法弥补的，至少对第三只猫而言，我是一生愧对于它了。

师：非常好！同学们，“我”在深深的愧疚，自责，遗憾之中，做出了怎样的决定呢？

生：（齐声）自此，我家永不养猫。

师：“我”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生：因为我不想再犯同样的错误。

生：因为是我的偏见和暴怒最终导致了它的死亡，而我在做这些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我很难保证养别的猫时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

值得注意的是，若授课过程中教师仅注意到“我”对第三只猫的愧疚悔恨，仅分析这部分的情感态度价值观，那么是有失偏颇的。“我”对于三只猫的情感是有着前后关联的，最终“我”对于人性的反思也是由前两只猫悲剧的经历中生发出来的。

从三只猫的遭遇来看，第一只猫本来是的生活是幸福的，也是给“我”带来“生命的新鲜与快乐”的，最终染病而亡的结局是不可预料的天灾。第二只猫的境遇就有所不同了，它的亡失是一场人为的“夺取”，对于我们一家而言，这是一件令人愤恨且怅惘的事，但从猫的角度来说，很难判定之后它的生活是有幸还是不幸，但其无法主宰自己命运这一点是确定的。第三只猫的亡失则较前两只猫要来得更为复杂。它的到来是我们一家所谓预料到的，我们也并非出于自愿而收养它，只是因为不忍见它为寒冬与饥饿所杀，所以才出于人道主义收留了它。因此我们对于第三只猫的不喜爱是从最本初时就已经隐约存在的，再加之它个性懒惰，不活泼，又不能给我们带来欢愉，这就使得我们对于它的存在更觉得可有可无，更不加关注了。直到“芙蓉鸟事件”的发生，这只猫成为我们斥责的对象，成为了整场事故中唯一的罪人，同时也是唯一的受害者。虽然三只猫的境遇各不相同，但我们可以发现，造成三只猫不幸的根本原因都是因为他们都是弱小者，他们都无力抵抗外界对于它们的侵害，这是这篇小说中个性与共性的统一。而“我”，既是前两只猫悲剧的见证者，又是第三只猫悲剧的缔造者。

### 3. 关注写作背景与创作主张

之所以许多教师会将《猫》一文视作散文进行教学，与作者构建的叙述者身份极像作者本人有着很大的关系。作者在《家庭的故事》自序中提到：“我写这些故事，当然未免有几分眷恋：然而我可以说，它们并不是我的回忆录，其中或未免有几分是旧事，却决不是旧事的纪实。”<sup>[1]</sup>可见作者在构建人物时，是以自己的真实生活作为依据的，故而文中的“我”与作者有几分相似也就不足为奇了。再加之彼时作者深受俄国文学的影响，追求“求真”，“质朴”的文学观，以平淡朴实的语言真实地反应社会生活，不伪饰，不造作。这也就更使得全文给人以一种散文的感受了。基于以上几点，明确本文叙述视角后关注作者的写作背景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猫》最初发表于 1925 年 11 月的《文学周刊》，后被收集在郑振铎早期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一书中。《家庭的故事》创作于 1924 年至 1928 年之间，彼时中国社会刚刚经历巨变，许多封建旧家庭正走向瓦解。郑振铎着力描绘的正是当时“旧家庭的‘积影’”。<sup>[3]</sup>这样的旧家庭，是酝酿出“许许多多悲剧”的家庭，而其中的家庭成员也或多或少有着被侮辱被损害的命运。《猫》作为小说集的首篇，可以说是以猫的悲剧拉开人的悲剧的序幕。

关于小说的创作意旨，作者在《家庭的故事》自序中写道：“中国的家庭，是一个神妙莫测的所在。凭我良心的评判，我实在说不出它究竟是好，还是坏，更难于指出它的坏处何在，或好处何在。但从那几篇的故事中或可以略略看出这个神妙莫测的将逝的中国旧家庭的片影吧。”<sup>[1]</sup>在上个世纪 20 年代，郑振铎深受五四时期从西方传入的科学、民主、博爱等思想的影响，然而这并未理清他烦乱的思想，正是这些全新的思想与旧式家庭残存的糟粕，让他十分彷徨，他难以看清处于困顿、复杂、内忧外患的国家之出路。郑振铎笔下的作品，没有巴金《家》那种强烈的斗争精神，明确的与旧家庭决裂的意识，也未见如鲁迅《伤逝》那般“醒了之后无路可走”的社会拷问。他的笔调来得更为温柔，也更带有一份对于旧式家庭的“眷恋”。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对于旧家庭，旧人物，似乎没有明显的谴责，也许反有些眷恋。这一点，看书的人当然是明白的，许许多多的悲剧，还不都是那些旧家庭酝酿出来的么？不过假定他们是‘坏的’，或‘不对的’，那是他们本身的罪恶么？”<sup>[4]</sup>因而他的这部小说集，更有着有别于其他同期描绘家庭生活的小说的意义。

结合以上写作背景，教师在授课时可以引导学生查阅相关背景资料，结合文本，重新思考作者塑造的三只“猫”的形象，仅仅是为了写三只小猫的不同遭遇吗？还是作者借塑造“猫”来引起人的反思？文本中只有四只“猫”（还有一只黑猫）的存在吗？作者所塑造的那些家庭中的成员是否有人过着如同“猫”一般的生活？经历着如同“猫”一般的命运呢？

实录三：

师：我们查阅了相关写作背景资料后，同学们想一想，作者这篇小说难道就是为了写三次养猫的经历吗？

生：我觉得作者是想要借写养猫的经历，来写人性。

师：你说得太对了，那么猫的亡失，其实就有可能是指？

生：人性的亡失。

师：你太棒了，思想的高度一下子就拔高了。那么现在，让我们带着阅读小说的视角，再来读一读，你觉得文中哪个人最像第三只猫？

生：我觉得张妈最像第三只猫。因为在鸟死后，张妈立马就被妻子指责了，尽管这件事和张妈并没有关系，但是面对妻的职责，她也不能有什么话来辩解。所以我觉得她就一只“不能说话辩诉的动物”。

师：老师要为你深刻有力的分析鼓掌！（鼓掌）

师：你刚刚提到张妈像一只“不能说话辩诉的动物”，但是张妈是人，她能够说话辩诉，她为什么不替自己辩解呢？

生：因为张妈是家里的佣人，她是要依仗主人生活的，在家里她的地位是很低的，妻子作为主人，地位远高于她，所以即便张妈没有错，她也不能反驳。

师：那么妻子像不像第三只猫？

生：不是，因为妻子在家里是主人，她是指责张妈的人。

师：那如果把妻子放入社会这个大环境呢？还一样吗？

(短暂沉默)

生：那就不一定了，虽然妻子在家是主人，但是到了社会上，一定会有地位比妻子高的人，到那时，妻子可能也会受到地位等级比她高的人的欺压了。

师：那“我”是不是猫？

生：是！我和妻子一样，在家中我是主人，但是到了更大的社会环境中，一定会有比“我”地位等级更高的人。

师：所以强弱关系是绝对的吗？

生：不是，这种关系会根据不同的环境而变化。

师：是的，同学们，社会上总会有人成为那个“主人”，高高在上盛气凌人地欺压比自己弱小的无力抵抗的弱者；而每个人也都有可能在某一时刻被迫成为那只可怜的“猫”，即使有嘴也无法辩驳，有真相也无法言说，面对高高举起的棒子，只能瑟缩着忍受这生命沉痛的一击。更让人心痛的是，这种强弱关系不是绝对的，当强者面对比自己更加强大的力量时，他们会不会也屈与威力而沉默不语呢？当弱者在面对比自己更弱小的生命时，他们会不会也不自觉地盛气凌人地施以暴行呢？似乎生命从来便不平等，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处事之道不仅存在于动物世界，也渗透于文明的人类社会。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下文章的结尾“自此，我家永不养猫。”作者到底想表达什么？

(同学4人小组讨论，1分钟时间)

生：我觉得作者可能想要表达以后不要做那样的主人，那样的施暴者，要关爱弱小，不以强欺弱。

生：我觉得作者反思自己的过错后，意识到不能心存偏见，要平等对待每个人。

生：我觉得作者想借自己不养猫，来告诫读者，不要犯和自己同样的错误，不要把人性中的恶渗透到生活中。

.....

#### 4. 关注易被忽略的形象

许多教师在教授这篇课文时，往往将关注点放在前三只猫身上，对于第四只黑猫一笔带过或更有甚者忽略不提。我认为若不讲第四只黑猫，则可以说是辜负了作者的一片苦心，这只看似可有可无的黑猫，才是整篇文章的点睛之笔。教师们用好了“黑猫”，才算作是真正将这篇文章的审美情趣提升到了一个有价值的高度。

文章中对第四只黑猫的描写相当有限，只有一句话就交代了这只黑猫——“同时我看见一只黑猫飞快地逃过露台，嘴里衔着一只黄鸟。我开始觉得我是错了。”这就是作者真正独具匠心的所在了，作者将大量的笔墨倾注在描绘三只猫的境遇，让读者也在潜意识中跟着将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我”所养的三只猫身上，对于这只仅出现了一句话的，不知何处来的黑猫，读者往往也会选择视而不见。

值得注意的是，第四只出现的是一只“黑猫”，作者为何要将这只猫塑造成拥有黑色毛发的“黑猫”？前三只猫不是花白的毛，就是浑身黄色的猫，即便是被我冤枉的第三只猫，它也是只拥有着花白毛发的终日懒惰地伏着的胖猫。这种在角色形象上的刻意区分，是不是就预示着作者在这第四只猫身上，隐藏了极富讨论价值的深意。

“我”是在看到黑猫之后才意识到自己错了，才开始反思自己对于第三只猫的妄断与暴虐导致了它的逃离。如果没有黑猫的出现，那么第三只猫的罪行就被如此粗暴的断定了。黑猫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是在为第三只猫沉冤昭雪，也是在引领读者进入逻辑思维的转折点，更是本文真正的阅读高潮。此时教师若能够引导学生思考“黑猫是不是之前芙蓉鸟事件的真正元凶？”那么将会引导学生走向更深层次的阅读探究。

实录三：

师：在“芙蓉鸟”凶杀案中，最后谁是凶手？

生：黑猫（齐声）

师：为什么？

生：因为 29 小节中说道“黑猫飞快地逃过露台，嘴里衔着一只黄鸟”。

生：而且李妈喊道“猫，猫！又来吃鸟了！”这里这个“又”字就可以证明，上次的芙蓉鸟也是这只猫吃的。

师：哦？是吗？所以今天的证据可以证明昨天的案件吗？

（短暂沉默）

生：好像也不能，虽然今天的确是黑猫被看见吃了鸟，但是这不能证明上次也是它。

生：而且上次李妈也并没有看见是哪只猫吃了鸟，她这个“又”字也是一种惯性思维的体现。

师：看，同学们，好险啊！刚才你们也差点和文中的“我”一样，仅凭自己的主观臆断就裁决一只猫的罪行。我们前脚刚明白了要平等，不要偏见，要公正，不要妄断，但后脚却立马妄断了一只猫的罪行。今天是一只猫的故事，若明天是一只狗？一只鸟？或者一个人？我们真的能够做到祛恶扬善于人性吗？

.....

## 四. 总结

基于小说叙述视角下主题思想的解读方法是一个复杂而又有趣的过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关注叙述者的身份及其情感态度、结合作者写作背景及创作主张，关注易被忽略的形象塑造，探究挖掘主题思想。引导学生站在更高的维度审视文本，在实现学生“情感浸润”的同时，拓展学生思维发展，鼓励学生做更多个性化的解读，借此以达到聚焦语言文字魅力，锻炼思维能力的核心目的。

## 参考文献：

- [1] 郑振铎：《家庭的故事·自序》
- [2] 郑尔康.《石榴又红了-回忆我的父亲郑振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3] 汪纯佳. 于细微处析文本：解读郑振铎的《猫》[J]. 文学教育(上), 2020, (01): 95-97
- [4] 王建玉. 郑振铎《猫》的文本解读[J]. 文学教育(下), 2022, (11): 94-96
- [5] 张才勇. 《猫》的文体认定及教学思考——兼谈郑振铎《猫》的艺术特色[J].

语文新读写, 2022, (12): 3-5

[6] 原冬青. 郑振铎俗文学观研究[D]. 伊犁师范大学, 2021.